

法轮功风采再现美国旧金山



【明慧网】作为多元文化城市代表的美国旧金山，每年的哥伦布日大游行，不仅展示意大利人传统的民族文化，更成为旧金山多族裔参与的盛会。每年吸引的观众约有四十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十月七日的哥伦布节盛大游行中有一支中国人的队伍，而且是规模最大的一支：超过300多人的法轮功的队伍。身穿蓝色上衣的军乐队和黄色服饰的炼功队伍，即使灿烂的加州阳光也无法掩住这支队伍所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芒和纯净，不仅是吸引着沿途观众的掌声、镜头和笑容，更让那些来自中国的观光客们情不自禁的发出赞叹。

虽然法轮功在中国已经被迫害抹黑了八年，但旧金山哥伦布大游行中法轮功团体所展现的精神面貌，让这些来自国内的同胞禁不住拿出相机留下这个在大陆暂时还不可能看到的壮观场面。游行组委卡斯珀尔（Don Casper）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让整个游行生辉。谈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卡斯珀尔表示，信仰自由是普世人权，任何国家迫害信仰自由都是不对的。◇

明慧週報

●吉林省版● 第95期 2007年10月17日



莲开瑞士香

【明慧网】瑞士有七百四十万人口，四种官方语言，分别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支罗曼语。但是语言的不同并没有影响瑞士人认识法轮功。法轮功最先出现在法语区的日内瓦，随后传到了德语区。一位中国医生修炼了法轮功后，就开始告诉她认识的人，随后人传人，心传心，日内瓦的法轮功学员就越来越多。

介绍法轮功的学习班从日内瓦到卢塞恩、到苏黎世、到首都伯尔尼，从都市到村庄，随着学的人越来越多，炼功点犹如莲花盛开，相继成立，又有更多的人因为看到关于炼功点的信息开始认识并修炼法轮功。对很多瑞士人而言，是在中共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暴行的活动，或从媒体的报导上开始知道法轮功的。善良的瑞士人在明白了真相后，纷纷声援和支持法轮功。

右图为一群瑞士学生排队等候签名支持法轮功。◇



大法弟子王玉环被迫害致死 长春五月九日大绑架

【明慧网】长春市大法弟子王玉环，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与数十名大法弟子同时被警察绑架。十月九日晚上，有警察打来电话通知家属说：“王玉环吐血，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家属问王玉环的遗体在哪，警察没有告诉家属，告诉家属十月十日找相关负责人面谈。

据消息，王玉环于半月前的九月二十四日就已在长春市中心医院去世。

王玉环，一个善良平和、不识几个字的普通六旬老人，因坚持信仰，八年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十多次。她曾在老虎凳上“住”了三天两宿，被折磨得脚踝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她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她和其它女学员被扒得一丝不挂，成大字型绑在硬木板上达二十六天，受尽警察、监医和男犯的侮辱。

疯狂抓捕开法会的大法弟子

五月九日，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对在二道区召开法会的大法弟子进行了非法抓捕，当场绑架了王玉环、冯立平等三十八人，随后大范围的非法抓捕、非法抄家波及全市各个区，被牵连的大法弟子非常多。据估计此次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总数在六、七十人左右，并有多位大法弟子被迫流离失所。在五月九日当天的下午，长春地区狂风大作，随后几日气温骤然下降，至十八日气温降至十度以下，天气预报报道局部地区甚至有小雨夹雪。五月的中下旬有此天气不能不说是异象。

王玉环是如何迫害致死，吉林省当局在极力封锁消息，还在调查之中。

王玉环二零零五年年底时自述其遭受迫害的部份经历：

“说来你们不一定信，在劳教所里，管教为了自己赚钱，卖我们睡的铺位，一个铺位二千元，一旦买到铺位的犯人就可以享受到平躺，不用‘立刀鱼’式的受罪，同时享受平躺的犯人也拥有打我们的权利。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送到黑嘴子劳教所。在这里

采取强制转化我的办法，每天超负荷十八小时做出口国外的活，劳动之外还要我写思想汇报，不写就会被犯人打骂。六大队的管教孙明燕，为了转化我骑在我头上，用电棍电我的头、脸一个多小时，头发焦了，脸和脖子都糊了。

净月潭见证多位大法弟子被酷刑致死

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因电视被大法弟子插播真相，中央“六一零”下令在长春大搜捕，我是被警察抓捕的对象，当时共抓了五千多个大法弟子，看守所每个号至少有五十多个人，号子里厕所里关的都是大法弟子。三月十二日晚，刑警大队一处的高鹏和张恒等人开始审问我，他们把我的手反铐在背后，把一个帆布雨衣的袋子套在我的头上和脖子上，袋子的绳把脖子勒紧使我什么也看不到，呼吸非常困难。他们又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全身勒紧，放在车后备箱里，然后开到净月潭的一个山里。这里是专为迫害大法弟子用大刑的地方，在这里，好多大法弟子因大刑被折磨死，大法弟子刘海波就在这个魔窟里被扒光衣服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肛门一直插进去电到他的五脏被当场电死，刘海波是大学毕业生。

绿园区医院大夫刘义，三十多岁，也被酷刑折磨死在这里。在这里因大刑被折磨死的大法弟子有二十三名，名字我都能叫上来不少，被打死的大法弟子就地埋在那里挖的坑里。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大法弟子项敏被抬回来后告诉我，在这里警察一边电她一边侮辱她的阴部，在这次长春的大搜捕中被酷刑折磨死的有近三十名大法弟子。”

“到了一个屋子，把包着头的帆布雨衣袋子取下，

警察说：‘今天看你怎么个死法，没有谁能走出这里！’我看到我在大约六平方米大的小屋里，有个小桌子，放着三根带爪子的长电棍，还有一根绳子，一张床，床是给警察打累我们时躺在床上骂我们用的。还有老虎凳，很多个警察在屋里开始做准备工作。

老虎凳上的哀号 生不如死

只听山风在呼呼惨叫，紧接着几个警察把我推到老虎凳上，狠狠地把我按在老虎凳；手上戴着手铐反绑在背后。然后双臂架在老虎凳的后背，胸前和腹部被横跨在老虎凳两边的铁棍紧紧地固定住，脚腕套上两个大铁环固定住之后，警察开始每隔五分钟给我上一次大刑。每次把我反绑的胳膊往前摇再往后摇，只听到骨头‘卡嚓’脱臼的响声。他们还用绳子将脚腕绑在固定的铁环上，然后猛力往后拉铁环，使脚腕被拉扯得钻心的痛，同时另外的警察用力按住我的头部往胯处，痛苦和疼痛使我全身不停地颤抖。

在每五分钟一次重复这样的大刑中，汗水、泪水和从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裤，后来难以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使我一次次的昏死过去，他们一次次的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把我浇醒，热水把我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破了，我真的不想承受这难熬的痛苦，我希望他们能用枪子打死我。

在对我四个多小时的老虎凳折磨后，又用铁桶套在奄奄一息的我的头上，七个警察每人抽三枝烟，往桶里喷了一个多小时，我一阵阵被呛得昏迷，又一次次用凉水浇我，我没有完全清醒他们又用抽的三枝烟，猛抽一口，用烟头扒开我的眼烤，烤痛了，我挣扎着动一下。这样折腾够了，又用拳头打我的头、脸，鼻子、牙都被打出血了，把我的门牙打掉了两颗，我的脸肿起来了，变成了紫黑色。

二零零二年三月，在十七天中我被三次送去魔窟上大刑，一次比一次严重，后两次都是半夜，每次由七、八个警察直接进号里强行架走。每次我都是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奄奄一息的被送回来。那时恐怖和对功夫的担心使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凡在“六一零”上了黑名单的人天天被所谓这样的‘提审’。

监狱医院打毒针

我在上大刑之后，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我和郭帅帅被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一进医院就把我和她背绑在床上，给我打一种不明药物。到今天我的双腿都是麻木的，掐一下没有感觉。大法弟子姜勇和我们一起进来，到六、七月份，在这里被迫害致死，姜勇被打了一种无名针，天天被抽去一大管子血，使姜勇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在野蛮灌食下姜勇死亡。我们亲眼看到一个人被折磨致死的过程触目惊心！郭帅帅被强行灌食两个多月，郭帅帅感到灌食太痛苦，就把一米半的胶皮管全吞下去，肚子痛的滚来滚去，狱

医怕郭帅帅出去有证据，便更加残酷的迫害郭帅帅。

警察和男犯天天看着郭帅帅和我一丝不挂的裸体，其中一个狱医，还用手向郭帅帅的小便处掏，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下郭帅帅又吞下一个小勺，肚子更加疼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狱医用刀从胸口一直开到小腹底下，开完肚后缝上，就把生命垂危的郭帅帅送回家，郭帅帅身心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赵小琴被迫害致痴呆

和我一起住进监狱医院的赵小琴，‘六一零’刑警把赵小琴打昏后从楼上扔下，她至今不能说话，痴呆，左胳膊断了，扔下楼后，又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被迫害致痴呆的赵小琴只是傻傻的笑和哭。

由于我不转化，他们决定送我回第三看守所，结果三所说我随时可能死亡就不收，他们气急败坏的打踢我，把我吊在三所的铁门上五、六个小时，后警察再次把我送回监狱医院迫害。回到医院我仍绝食五十天，狱医用刀把我的静脉切开，把切开的血管一头打上结，然后系上线，另外一头埋上针，血不停的流出来，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血。腿肿得老粗老粗，脚开始坏死，狱医都说我左腿一定残废。每天要打十多瓶不知名的液体，没人护理，大小便都在床上，几十天身体一直浸泡在尿液里，痛苦难耐。

一丝不挂受尽警察的侮辱

我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了那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们作为女人都被抓的一丝不挂的大字型绑在什么都不铺的硬板床上，就这样被光着身子绑了二十六天，受尽了警察、监医和男犯的侮辱！

.....真相
迫害